

蚀心绝恋

下

壹



淡漠的紫色 / 著
DANMODEZISE
WORKS

欲戴其冠，必承其重，她决心委身魔鬼，嫁入豪门，戴上王冠。 / 就注定要承受蚀心之痛，走出一条血路，与他上演一场辗转反爱……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蚀心· 绝恋

INHIBITION
OF HEART
LOVE

壹

淡漠的紫色 / 著
DANMODEZISE
WORKS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蚀心绝恋. 1/ 淡漠的紫色著. —南京: 江苏
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291-6

I. ①蚀… II. ①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54720号

书 名	蚀心绝恋 1
作 者	淡漠的紫色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侯 开
选 题 策 划	李文峰 崔 悦
责 任 编 辑	姚 丽
文 字 编 辑	崔 悦 孙同兴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	450千字
印 张	33.5
版 次	2014年4月第1版,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7291-6
定 价	55.00元 (全二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● 目录
CONTENTS

- 01 刻骨铭心 / 1
- 02 情潮暗涌 / 38
- 03 心的悸动 / 76
- 04 爱恨交缠 / 118
- 05 欲加之罪 / 155
- 06 狂肆无情 / 189
- 07 新婚之夜 / 220
- 08 勾魂夺魄 / 247



目录
CONTENTS

- 09 深深眷恋 / 277
- 10 温柔缠绵 / 314
- 11 怕失去她 / 350
- 12 彼此折磨 / 386
- 13 精彩时刻 / 422
- 14 B市之旅 / 450
- 15 超酷暴帅 / 478
- 16 灵肉结合 / 506

深深眷恋

另一边厢，凌语芊像昨天那样，由司机送她离开大庄园，直达父亲留住的医院。

她先是了解一下父亲的情况，继而拨通高利贷的电话，孰知对方竟这样回答：“那笔钱已经还了，这事算是完了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说出去的。”

手机嘟嘟响，凌语芊目瞪口呆。

“芊芊，怎么了？对方怎么说？”凌母急忙询问结果。

凌语芊回神，如实汇报。

凌母听罢，也万分诧异，“还了？谁还的？怎么会呢……芊芊你确定这事除了贺煜便不再有其他人知道？噢，难道是贺煜解决掉的？”

凌语芊也想到了贺煜。只不过，她还是不解，他今早明明给了支票，为什么还会主动去解决掉？刚才电话里，那人似乎还提到什么“你放心，我们不会说出去”之类的话，难道是贺煜不想让人知道这事？毕竟，这传出去名声不好。是了，肯定是这样。还是他想得周到！

“看来这小子还算有点良心。芊芊，快把支票给我，我要去翻本。”凌云霄突然吆喝道。

凌语芊迟疑地看着父亲，并没有立刻顺他的意。

凌云霄见状，怒了，“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给我！”

“爸——”

“快！”

“好，我可以把支票给你，但并不是给你去翻什么本，而是让你做生意……”

“做什么生意，你以为生意那么好做吗？这点小钱，能做啥？”凌云霄蓦然伸

手，把支票从凌语芊手中抢了过去，边摸着支票边继续念叨：“以后记得跟他多要点知道吗？”

看着父亲理所当然的样子，凌语芊不禁想起贺煜早上留的那张极具侮辱性的字条，俏脸立刻就黯了下来：爸，假如你知道这张支票我是怎么得来的，你还会这样说吗？

凌母虽不清楚实情，可瞧着女儿悲恸哀伤，于是带着责怨的意味对丈夫乞求道：“云霄，别再赌了。俗话说十赌九输，如果钱不够，咱们再等，等存够了再找合适的生意做。”

“等？等到何时？你一个女流之辈懂什么？”凌云霄不以为然地回以冷哼。

这时，李学东也开口了，劝解又警告，“大嫂说得没错，大哥你千万别赌了。钱输掉是小事，身体是大事，那些放高利贷的可惹不得！你都从鬼门关跑过一回，难道真要见到棺材才流泪？”

凌语芊也赶忙附和，“爸，您就听听妈和阿东叔的话吧，我回去再和贺煜商量，或者叫他直接介绍份工作给你。”

“芊芊说得没错。你年纪也不小了，稳稳当当过日子也未尝不是件好事，这做生意的事终究有风险……”

可惜，凌母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凌云霄不耐烦地喝住，“风险风险，你懂个屁。看你，整天愁眉苦脸的，我什么好运气都是被你赶走了！你要是聪明能干点，我用得着这样吗？早知道你这么没用，当年就不该娶你！”

这话一出，凌母顷刻泪水狂流。

凌云霄非但不安慰，还骂得更厉害，“哭什么哭，我还没死呢。整天除了哭，你还懂什么？快给我滚开，碍眼！”

“哇——”凌母更是悲恸大哭。

李学东马上出面劝阻，“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，怎么无端端拿大嫂出气？大嫂说的一些话虽然不中听，可她出发点是为了你好！”

凌语芊急忙拥住母亲，心疼不已，“妈，别哭，来，我们出去。”说罢，怨恨地瞪了父亲一眼。

来到房外，凌语芊直接搂着母亲，走到走廊的尽头，继续安慰着，“妈，您别和爸计较，他不是有心的，他一时气话而已，您别放在心上。”

悲伤欲绝的凌母依然嘤嘤泣泣，“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像赌博，他以前根本不沾这玩意，有次小舅赌博，他还狠狠教训了小舅一顿，可现在……还有其他方面，他也在变，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，妈再也找不到他以前的影子，再也

找不到了……他以前根本不是这样的！”

确实，在自己印象里，父亲对母亲疼爱有加，从不大声呼喝母亲，更别提如刚才那样骂她。可怜的母亲，那是何等的悲伤欲绝。

凌语芊不觉更加心酸和心疼，也忍不住哽咽起来，“妈，原谅爸吧，您也知道爸性格不是这样，他是因为当年的打击，还有这几年的穷困潦倒，意志消磨，难免脾气暴躁和语无伦次，是暂时性而已，我相信他会好起来的，会变回以前那个优秀的爸爸，您心中深爱的男人。您也跟我说过，当年就是看中他性格好才放弃另一个叔叔而选择嫁给他。”

“可不是！他说后悔娶我，我何尝不是后悔嫁给他？早知道他这样，我当初就该和另一个男生交往。他说以后不要我理他的事，好，我再也不理了！”

看着母亲难得地赌气，凌语芊不由想到自己，苦涩地笑了，“妈，您才不会呢。您那么爱爸，才不会抛弃他！就像我，尽管有时候贺煜对我很坏很坏，但我还是无法不爱他，无法不关心他，还是想着和他相伴相随，白头偕老。”

这回，凌母愣了，眼中露出怜爱和歉意，提议道：“你要不要打个电话给贺煜，跟他说声谢谢？”

凌语芊一怔，想起他的羞辱，便撒谎，“不用了，他上班都比较忙，我今晚回去再当面和他说。对了妈，反正爸现在没什么事，有阿东叔看着，不如你先回去吃饭？”

凌母稍作沉吟，点头。

于是，母女两人回到病房内。凌云霄已经睡着了，还没待她们开口，李学东就叫她们先回去，她们便也辞别他，且交代一番，离开了医院。

坐在计程车上，凌语芊继续安抚着母亲。情况正如她刚才所说，母亲对父亲的爱根本就坚定不动摇，所以，母亲心情渐渐得到了平复，倒是她，握着手机摸来摸去，心不在焉。

到家后，凌母去煮饭，凌语芊觉得有点累，准备回卧室稍作休息。采蓝跟着进去，还很了解地问了出来：“语芊，你看起来很累哦，该不是贺煜昨晚又折腾你了吧？”

看着好友，凌语芊沉吟片刻，告知好友贺煜昨晚对她的羞辱。

冯采蓝听罢，立即嚷了起来，“什么，他竟然把你当小姐？可恶，这大色狼！”

“嘘，小声点。”凌语芊赶忙阻止她，担心房外的妹妹或母亲听到。

冯采蓝先是噤声，稍后嗓音略微压低，接着骂：“都不晓得你前世是不是杀了他全家或把他拆了生吞掉，这辈子竟这样虐待你，真是可恶至极！”

凌语芊脑海里再次闪现出那劲拔有力的一行字。一会儿，她下床，缓缓走到红

色花制长裙前，手指哆嗦地抚摸着它，更加思念天佑以前对她的极尽宠爱。确实，要是天佑，绝不会这样对她，不会这样伤她的心。

或许采蓝说得对，她注定了欠他，但并非上辈子，而是今生，三年前欠下了这段情债，如今，必须偿还。

冯采蓝也慢慢走了过来，为这件裙子独特唯美的设计感到深深惊叹和震撼，为贺煜当年的才华所折服。尽管和语芊结交三年，她却从没见过语芊家，今天是头一次见到这件裙子，她可以想象，当年那个情人节是何等的浪漫、神奇和唯美，也彻底理解自己这个内外兼修的好朋友因何会沉沦。

只可惜，那么美好的画面已成过去，连带其他的美好也转化成了记忆，要再重现的话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。

当然，她也清楚，痴情可怜的语芊定不会放弃，即便再苦再痛，仍会毫不后悔地继续坚守和追随。就算心中很不喜欢贺煜，她也只能选择安慰、鼓励和祝福。

忽然，她想到什么似的，兴奋地道：“对了语芊，我想到了，贺煜这个做法虽然很可恶，但也说明一个问题！”

“嗯？什么问题？”凌语芊从沉思中回神。

“贺煜对这段强加的婚姻不满意，于是迁怒于你，可他又控制不了对你着迷，只好用这样的卑劣做法来自欺欺人！”冯采蓝越说越觉得自己这个猜测对极了。

凌语芊则目瞪口呆，是这样子的？他真的是这样？

“所以呢，我觉得下次他要是再跟你索欢，你别理他，别让他得逞，让他欲求不满，看他还不承认！”冯采蓝接着给出建议。

凌语芊继续呆愣。

这时，凌母来叫大家去吃饭。

“就这么决定了，记住我刚才说的话，嗯？”冯采蓝笑了笑，拥住凌语芊的肩头。

凌语芊依然神思恍惚，但脚已经抬起，随冯采蓝走出卧室。

午饭后，凌语芊不想占用采蓝太多时间，叫采蓝先回去。

凌母尽管已经原谅了凌父，可心里还是有些别扭。李学东那边估计也猜到凌母心中苦楚，特意打了电话过来叫凌母在家休息半天，凌父那边继续由他留守。凌语芊考虑到父亲并不是特别需要帮助，便也劝母亲听从李学东的建议。

本来凌语芊还打算吃了晚饭再走，谁知差不多下午五点钟的时候，司机突然打电话给她，说正在附近办事，要不要顺便载她回去。于是在母亲的叮嘱下，她提前走了，坐车回到贺家。

在华韵居的大门口，她碰到了贺芯和李晓筠。

凌语芊冲贺芯点头示好，谁知贺芯回她的是冷冷一瞥，李晓筠则尖酸刻薄地嘲讽出来，“哟，嫁入豪门就是不同，有专车接送呢！”

凌语芊眉头立刻蹙起，想到上次在酒店被李晓筠掌掴的事，决定不理这样的坏人，转身准备走开。

李晓筠却不放过她，刻意高调地道：“芯芯你知道吗？我姐今天打电话给我，说这个周末就回国了。她买了很多礼物，有我和我爸妈的，也有你的，还有伯母伯父、贺爷爷……最为特别的，当属煜大哥。我问她买了什么给煜大哥，她不肯答，只神秘地笑。我猜那肯定是最具意义的，姐姐每次送给煜大哥的礼物都很特别，很符合煜大哥的品味，这次一定也不例外。”

结果，李晓筠如愿看到原本迈步中的凌语芊忽然停了一下，约过了两秒才继续离去。

“其实，你何必理她？”贺芯淡淡扫着凌语芊的倩影，漫不经心地道。

李晓筠愤恨依旧，“谁让她是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把煜大哥给抢走！”

“这事都成定局了，她都已经嫁给二哥了，你再怎么不甘心和愤怒也枉然，倒不如放下，免得气坏了自己呢。”贺芯就事论事。

李晓筠听罢，立即摆出惊诧受伤的模样，“芯芯，你该不会被她收服了，你站在她那边了？”

“呃，怎么会？我和她互不相干。”

“那就好。总之我告诉你，你可以不帮我，但也不准帮她。”李晓筠霸道地警告道。

贺芯无奈地瞟了她一眼，“得，你放心！好了，你不是要去找我二伯娘吗？再不去就天黑了。”

李晓筠点头，“那我等下再去找你，拜拜！”话毕，她冲上台阶，穿过回廊，进入大屋。

季淑芬正在厅里闲坐，面色似乎不大好，看到李晓筠才露出微笑，“筠筠，你来了？”

她喜欢李晓彤，爱屋及乌连带李晓筠也喜欢上了。

李晓筠笑容可掬，与方才在外面的趾高气扬判若两人，嘴巴甜甜地道：“伯母您好，我来找芯芯，顺便看看您。”

“呵呵，你这孩子真有心。来，坐下。”季淑芬更是满心欢喜，拉住李晓筠的手，把她当成了李晓彤。

李晓筠同样心花怒放，尽情享受季淑芬的喜爱和呵护。数秒后，她若无其事

地道：“伯母最近有没有和姐姐通话？不知姐姐有没有告诉伯母，她这周末就回来了哦。”

“啊？你说真的，彤彤这个周末要回来了？”季淑芬又惊又喜。之前在机场临别时，曾跟李晓筠说好彼此多通电话，但后来突然出现婚事，她心存愧疚，便不再打过去，于是两人的联系少了，距离上次通话都过了将近半个月了。

“嗯，她还说买了很多礼物，有伯母、伯父和贺爷爷等人的，还有煜大哥的。”李晓筠依然满脸笑容，那看似无邪的眼眸底下，隐藏着一抹犀利诡异的精芒，不着痕迹地留意着季淑芬的表情变化。

季淑芬既觉欣喜，又觉失落，不由自主地呢喃：“这孩子，真好，都这样了还记挂着大家。可惜阿煜没福气，娶不到她……”

李晓筠眼中露出愕然，打断道：“伯母您怎么这样说？我们不是说好了要把那女人赶走的吗？您现在……”

季淑芬回神，定定地看着李晓筠，叹息，“不错，原本是这么想的，可是……你知道吗？阿煜已经和那小女人上床了，我怕不用多久阿煜会重新被她魅惑住。”

突如其来的相告，像是往李晓筠身上投了一颗炸弹，把她重重地震住，内心顿时像是被炸开来。她嫉妒得发疯，愤怒得抓狂。

季淑芬没觉察，自顾道歉着：“筠筠，对不起，伯母恐怕要对不起你和彤彤了……”

“噢，不，伯母你不能气馁，你怎能就此放弃？让一个不知廉耻、人尽可夫的女人陪煜大哥一生？”李晓筠迅速低嚷。原来，季淑芬之所以得知“凌语芊是贺爷爷的小情人”的谣言，正是李晓筠相告。

季淑芬继续愁眉苦脸，“我知道，可……我担心她一旦怀孕，那就什么都成定局了。”

“怀孕？难道煜大哥并没有做安全措施？”李晓筠内心顿时又是一阵强烈的妒忌，压根没考虑到自己是大家闺秀，不该将这种事如此直接地述说。

不过，心思纷乱的季淑芬没多加在意，继续告知情况，“我早上特意仔细搜索过他们的房间，应该没有。那女人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昨晚放浪了一夜，你想这能不怀孕吗？就算一天不能，第二天也会，然后第三天……”

“那容易。伯母阻止她怀孕，或者就算她怀孕了也别让她生出来不就得了？”李晓筠过于嫉妒和愤怒，不自觉地露出了恶毒本性。

“阻止她怀孕？别让她生出来？”季淑芬蛾眉一紧，“那是阿煜的骨肉！”

“但也是那女人的骨肉啊！”李晓筠继续气咻咻地吼，意识到自己的失控，赶忙放缓声音，伸手搭在季淑芬的肩上，恢复假惺惺的伪装，“伯母，我知道您菩萨

心肠，但您想想，那么下贱的人怎配当煜大哥儿子的母亲？怎么配当您孙子的母亲？到时孩子长大了，得知自己有个这么不要脸的妈妈，岂不是很难受？伯母您可更心疼呢。与其让他来到这个世界悲伤痛苦，倒不如别让他有机会存在！”

“可是……”季淑芬终究于心不忍。其实，看到同龄的朋友陆续当奶奶，她早就渴望至极，这也是她之前一直催着贺煜赶紧把李晓筠娶进门的原因之一。

“成败皆在一念之差，是冤是孽也在于一个决定。我知道伯母想抱孙子，但目前碰上这样的情况，伯母只能忍痛推迟。我们之前说好的，等煜大哥总裁之位坐稳，那女人也就应该消失了，而那之前，我们必须防止她有任何能留下的机会。届时，煜大哥重新和我姐结婚，您同样可以当奶奶。您想想哦，煜大哥基因那么好，我姐姐又那么能干优秀，两人共同孕育的宝宝必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宝宝。所以伯母，您绝不能放弃，绝对不能！”

李晓筠这分析，真是说到了点上，终于把季淑芬心里的那丝妥协和犹豫给排除掉了，她也急忙附和，“照你这么说，我们应该如何阻止她怀孕？我担心她已经怀孕了。”

“没事，既然我们控制不了煜大哥，那就从她这边入手。我们可以在食物上动手脚。”

“食物？张姨都站在她那边呢。”

“那就折磨她，让她累死，身体虚弱了，就算怀上也会流产的。”

“折磨她，累死她……”季淑芬低喃着，不自觉地点头。

正当这时，安静的客厅响起了脚步声。贺一航正慢慢朝她们走来，看到李晓筠，他愣了愣。

李晓筠已经站起身，若无其事地打招呼，“伯父您好！”

“筠筠怎么有空过来了？”贺一航也马上笑脸以对。

“我来找芯芯，顺便过来看看伯母。”李晓筠说着，摆出一副善解人意的样子，告辞，“既然伯父回来了，那我不妨碍你们，先走了哦。”

贺一航本来想叫她留下吃饭，但转念一想情况已不同以前，便也继续笑着道：“好，下次有空再来玩。”

“会的！”李晓筠迅速点头，随即握住季淑芬的手，话中有话，“伯母，咱们再电话联系。”

季淑芬会意，起身，送她出去。

是夜，安宁静谧，夜凉如水，浪漫的空间里悄然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哀愁。

自洗完澡，凌语芊就呆坐在宽敞的飘窗上，隔着玻璃眺望遥远的苍穹。月光皎

洁，繁星闪亮，她心里却有了千千结。

“我姐今天打电话给我，说这个周末就回国了。她买了很多礼物，有我和我爸妈的，也有你的，还有伯母伯父、贺爷爷……最为特别的，当属煜大哥。我问她买了什么给煜大哥，她不肯答，只神秘地笑。我猜那肯定是最具意义的，姐姐每次送给煜大哥的礼物都很特别，很符合煜大哥的品味，这次一定也不例外。”

整晚，她耳边反复响着李晓筠说过的这段话，特别是某些个字眼。

那次在酒店猝不及防地挨了李晓筠几巴掌后，她便再也没见过李晓彤，后来才知是出国公干去了。

之前一直没去理会李晓彤的事，除却不知跟谁打探之外，其实还有潜意识里的逃避。可现如今，恐怕再也无法逃避。两个月就快过去，李晓彤即将回来了！

这两个月，李晓彤有和贺煜联系过吗？她有没有放下贺煜？此次回来还会不会找贺煜？应该会的。根据李晓筠的说法，李晓彤买了很多礼物，其中包括贺煜的，看来他们似乎并没断过。

贺煜呢，对李晓彤又抱有怎样的心态？决定结婚后有没有正式跟李晓彤提过分手？应该没有。毕竟，这段婚姻是强加给他的。

记得受伤在酒店住的时候，贺煜送过花给自己，似乎对自己很好，自己当时问他，自己在他心中是什么地位，他避而不答。如今因为这场强加的婚姻，他更是当自己是透明的。

据说豪门的男人不会有谁安分守己，即便结婚了，也会在外面逢场作戏，贺煜是否也这样？尽管答应了这场婚事，但仍会和李晓彤藕断丝连？假如真是这样，自己应该如何是好？目前来看，唯一的办法是叫爷爷帮忙，然而这样只会引起贺煜更多的愤怒，只会更令他生厌！

想到此，眼泪又夺眶而出。凌语芊很痛恨自己的眼泪，可除了流泪，她根本不知还能做什么。

咔嚓，突然，房门被打开。

贺煜回来了！

结婚才四天，他却有两个晚上出去应酬，她不禁在想，那些客户会怎么想他，客套间会不会跟他说这样的话：贺总裁，你真是敬业，新婚燕尔还这么投入公事，贺氏集团有你这样的领导者，一定会蓬勃腾飞！

他呢，会怎么回答？她想，他估计会淡淡地笑，不吭声，呈现他惯有的高深莫测。

又有两滴泪滚出了她的眼眸，她不回头看他，更不会像昨晚那样屁颠屁颠地迎上去。她怨他，怨他的失忆，怨他的冷漠，怨他的无情，怨他用钱来侮辱她对她的爱！

她继续呆看着满空繁星的璀璨景象，一会儿听到他似乎进浴室去了，她离开飘窗，回到床上躺下。

她尽量睡在床的边上，这样就不用与他有接触，还独自盖了一床被子。

不久，他出来了，她身边顿时有一种极大的迫压感。紧接着，一只长臂揽过她的腰。

她先是一僵，本能地挣扎，奈何他非但不放，还强迫她转过身，手臂一收，她与他只有咫尺之远。

“放开我！”她继续扭动着身子。

小野猫还是有爪的，懂得反抗，难怪刚才没过来迎接他。闹别扭了吗？为什么？！

贺煜鹰眸半敛，铁臂继续将她稳固在怀中，颇有深意地道：“我今天帮你父亲搞定了个麻烦，你不是应该好好答谢我吗？”

果然是他处理的！可是，他这什么话？难道还要侮辱她？

“乖乖的，说不定我会给你更多钱。”

冷然而狂狷的话语，俨如一把利剑插在凌语芊的心窝。她浑身僵硬，而后，在他手臂上使劲一咬，趁势推开他，边退后边悲愤低吼：“我才不要你的钱！”

出其不意的剧痛让贺煜眉峰一蹙，但也仅是眉头皱了下，俊脸依然又冷又硬，嗤哼，“不要我的钱？昨晚是谁苦苦哀求我的？再说，如果不是我摆平，你以为20万真的可以还了？别忘了你父亲的债主是放高利贷的，昨天或许是20万，但今天，有可能是30万！假如你真的不想要我的钱，那就还给我！”

凌语芊怔了怔，随即羞愤难堪地吼：“好，我还，但绝不是根据你的卑劣办法，我才不会顺你的意。我去找别的男人，他们给的比你你还多，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你！”

贺煜火冒三丈，“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！”

凌语芊这才醒过来，刚才一时羞愤，于是借用了今天在电视里看到的女主角对男主角说的气话。看着他愤怒地一步步逼近，她急忙后退。她很清楚他想干什么，所以，她必须逃！

咚！她只顾着往后退，却忘了自己是在床上，空间并不足够，以至于她悬空的身子掉了下去。她看到了他那邪魅的俊脸上扬起一抹戏谑的笑，似在说她活该。

没时间生气，也没时间哀悼被撞出来的伤痛，她快速爬起，准备继续逃，奈何她才支起腰身，他高大的身躯已直压过来，嘶的一声，她的睡衣四分五裂。

玲珑有致的身子整个暴露在了空气中，白皙细嫩中透着淡红色的娇艳，令贺煜看得瞳孔一缩，眸瞳沉下。

他直接占有了她！

她方才说的那番话依然充斥着他的脑海，引起了她排山倒海般的怒气，故他比以往都剽悍、凶残。

凌语芊痛得眼泪直流，极力奋起挣扎，她拳打脚踢，可惜都被他制止。娇小纤弱的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她只好求饶，“我知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刚才那些都是气话，不会真的去找别的男人，不会的。”

她卑微乞怜地道歉，他却还是怒气不减，继续用他天生的强大惩罚她，不顾她的眼泪和求饶。

剧烈运动停止后，贺煜满头大汗，重重地喘着粗气。凌语芊也香汗淋漓，挂在苍白脸容上的泪水于灯下闪闪发光，晶莹剔透，整个人更显得楚楚可怜。

好一会儿，他才离开她的身体，起身走向浴室，再出来时直接上床躺下。

凌语芊也爬起来，到浴室冲走身上的细汗，冲掉他留下的气味。

她在浴室待了约有半个小时，出来时，发现他睡着了。

两天一夜的不休不眠，加上劳碌和纵欲，他终于支撑不住，睡过去了。

她先是伫立床前，静静俯视着他。那俊美绝伦的面容已无刚才的盛怒和凶残，此刻格外缓和、平静，让人着迷。

她心里恨他怨他，但也爱他恋他。

稍后，她回到床的另一边，仍单独用一张被单盖住自己，背对他而卧。听着他有力的呼吸声，她两手紧揪住被单，无声地哭出来。

她身子不停地抽搐和颤抖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终于疲惫地睡去。第二天，她在闹钟呼叫中醒来。

昨天遭到季淑芬的训斥，她便将闹钟调到早上7点半，不过，贺煜已经不在。她下意识地看向床头柜，如期见到一张支票，还有一张新字条。

“昨晚你很不乖，让我很不爽，所以，只值1万元！下次想要更多的，记住，乖乖听话！”

凌语芊含着泪，当即就把支票撕掉，连同那张字条。她急促地喘着粗气，忍住尖叫和崩溃。

房门忽然被推开，是季淑芬。没有敲门，未经允许她就这样推门而进。

凌语芊眉心微微蹙了蹙，泪光已被迅速隐起，低头掩饰自己的悲伤，讷讷地道：“妈，有事？”

好几秒过后，季淑芬冷冷地说明来意，“不是想要孝敬我吗？我现在就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。花园有一批白菊花苗，你给我栽种到花坛里去。”

种花？凌语芊抬头，美目直看向季淑芬。只见季淑芬还是趾高气扬的样子，让人根本猜不透她具体是作何想。

“怎么了？办不到？那好，以后别再指望我给你机会！”季淑芬说罢，转身。

“妈，等等。”凌语芊把她喊住，“我去，我这就去。”

季淑芬不再吭声，也不回头，刚停下的脚步重新迈起，继续朝房外走去，边走边唇角边勾出一抹算计得逞的笑。

凌语芊用最快的速度洗漱更衣，然后下楼。她还想着先吃点早餐，谁知季淑芬在下面守着，见她下来，马上吩咐她出门。

偌大的花坛前堆着一大批花苗，凌语芊顿时目瞪口呆。

“给我好好种！”季淑芬面无表情地留下这五个字，走了。

整个花坛于是只剩凌语芊一人。她继续不知所措地怔愣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戴上手套，拿起工具，爬上花坛的边缘。

她没专门种过花，不过读小学时倒是在植树节种过树，便凭着记忆把一株株花苗种在泥土里。

南方的秋天还是酷热无比，随着太阳渐渐升上高空，万丈金光持续不断地射往地面，整个地球俨如火球一样。凌语芊即便戴着草帽，也难免香汗淋淋，小脸儿火辣辣的、红扑扑的。她边拭汗边继续忙碌，起初还能干得起劲，可渐渐地，头昏脑涨，眼冒金星。

她总算醒悟了，季淑芬根本就不是给机会她孝顺，而是想借故折磨她。这样的活儿，本应交给园丁，哪需要她来做？再说，孝顺不带这样的！

好累，好渴，好饿，好想睡觉，好想吃东西，凌语芊机械性地扒着泥土放着花苗，越做越无力，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幻化出一幕幕美好的画面，一杯冰水、一碗桂林米粉、一只蜜汁四溢的烧鸡、一张软绵绵的大床……

越想她越是渴望，口水都差点流出来了。她再也撑不住，放下工具和花苗，脱掉手套，准备先回屋休息一阵。

然而，当她缓缓站起身时，蹲得太久导致血液循环不畅的双脚一时瘫软，她整个身体从约有半米高的花坛边缘摔到地面上。

经太阳长时间烤炙过的大理石地面像个火炉，热力马上穿透她单薄的衣服，灼痛了她娇嫩的身子。

她两手撑地支起身体，四处张望想要求助，可惜周围静悄悄的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随着身体越来越滚烫，她唯有自个儿爬起来。费了好大的力气总算站了起来，却是脚步轻浮，左晃右摆。眼见就要抵达华韵居，她顿觉眼前一黑，再一次栽倒在地，这次，她昏迷了过去。

醒来时，她发现自己身处大厅的沙发上。

保姆正端着一碗东西过来，客气礼貌地道：“语芊姐，药煮好了，你趁热喝吧。”
药？什么药？看着热气直冒、黑乌乌的汁液，凌语芊不禁问道：“我怎么了？”

“你刚才昏倒了，医生说你疲劳过度，空着肚子在烈日下干活，又饿又渴，中暑了。”

中暑！

“还说孝顺我，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，真是废物一个！”蓦地，季淑芬出现，恶狠狠地瞪着凌语芊。

凌语芊咬唇，便也不说什么，从保姆手中接过药汤，小心翼翼地喝下。

保姆下去后，凌语芊这才跟季淑芬说话，一开口便道歉，“妈，对不起。”

“对不起？谁稀罕你的对不起，没用的废物！”季淑芬又是一声训斥，不过倒也没有再叫凌语芊干活。她原本的目的就是要累死这个小女人，如今医生都查出来中暑了，她便想着暂且作罢，毕竟来日方长。再说这大庄园有那么多人在，自己不能让这小女人有任何求助的机会。于是，她继续辱骂了一阵子，拂袖而去。

凌语芊则上楼，回到卧室后，她先是打电话给母亲，得知父亲情况稳步好转中，便找个借口说今天不回去了，而后整个下午都在沉睡。

晚上贺煜没有再应酬，由于她睡过一觉，身体已恢复正常，因而，在没人告知的情况下，他并不知晓她中暑，而她也不想主动跟他说。

两人都在床上躺下后，他再度索欢。想起他昨晚的愤怒，凌语芊这次不再反抗，俨如灵魂出窍似的，静静地躺着，麻木地任由他发泄。

翌日，他又给了一张支票，字条上这样写着：猫的爪子不再舞动了，这是好事，但我不喜欢木头，故你昨晚的表现只值2万元！

如噩梦般的字条，再一次被凌语芊撕掉并烧成灰烬，然而，那一个个字已经在她心中生了根，恐怕永远都无法忘记。

至于季淑芬，她想到了别的折腾招式，那就是叫凌语芊去摘鲜花，摘很多很多鲜花。结果凌语芊又是累得半死，虽然没有中暑，可浑身无力，下午只好继续睡。

接下来的几日，她简直像在地狱中度过，他们母子俩仿佛恶魔上身，一个在白天，一个在夜晚，轮番折磨着她，把她折磨得几乎不成人形，以致再也无法忍耐。

于是，这天早上，又在贺煜整整一夜的无限度索欢之后，她忍着疼痛和疲惫，趁早起床，来到华清居，用父亲受伤住院的理由，向贺云清请示想回娘家住两天，以便照顾薇薇。

其实，贺云清时刻关注着她，自然也知晓她被季淑芬故意刁难的事，只不过他没出面调解。一来，他想让季淑芬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；二来，想磨炼一下凌语芊的意志力。但对凌语芊的请示，他批准了。凡事有个度，这次的磨炼就到此为止。